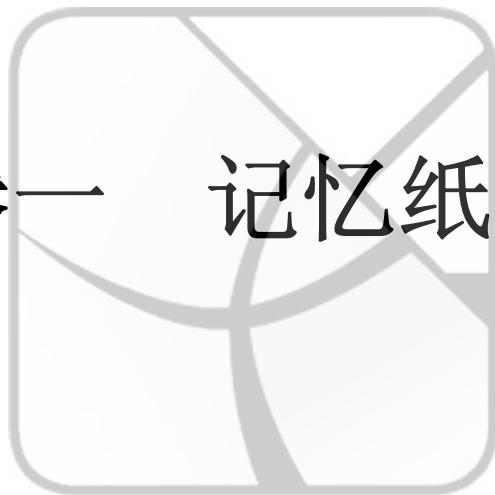


流放是一種傷

溫 任 平



卷一 记忆纸船



第一次挽書包上幼稚園
第一次穿好威風好威風的長褲
第一次嚥下烈烈的酒
還有許多許多應該很難忘的
第一次，現在就疊在
他的辦公桌上那個
厚厚的檔案裏



晚祷【5-6】

庄严且肃穆，教堂钟声响了
晚祷声喃喃，一如满空碎星底絮语

别冥想夜的寂寞
圆月普照，启示和平美好
众生于祷语中宁静安睡
有刺耳的虫鸣，划破安谧底夜阑

而祷语渐底沉而不可闻了
露滴闪耀着晶莹于曙色朦胧中

黑夜隐匿了呵 昨夕
那吵杂的夜声亦终归消失
这世间仍然洋溢着欢笑美好
前夜的晚祷仅为凭一个恶梦底飘逝



现代【7-8】

富艳难从的谢客已然作古
揖让雍容的晋代已然遁迹
丝竹鼓笙已然弃置
现代啊，现代啊
已经参加示威行列了

去辩论存在价值，无根的意义
去做异乡人去佯狂去装死
去留着长长的胡须长长的发
去诅咒知性与形象
去穿上喇叭裤
去闯红灯

于是野兽派纵横江湖
性变态为名士潇洒的风尚
于是传统被踢至判官的黑脸前
勃拉姆斯的钢琴哀哀哭泣
于是现代敲打着荒谬
刍像焚毁在践踏中



街灯【9-10】

抵住躺身眼皮上的瞌睡
强睁着独眼
再远些，朦胧就愈重了

露水像雾又像烟
真教人怀念啊
一室如春和被窝

这种孤悬，高不可攀
耳旁尽是风老头的絮聒
好无聊啊

连最低的云都在游戈
攫不住呵攫不住
那一点洒脱不羁与游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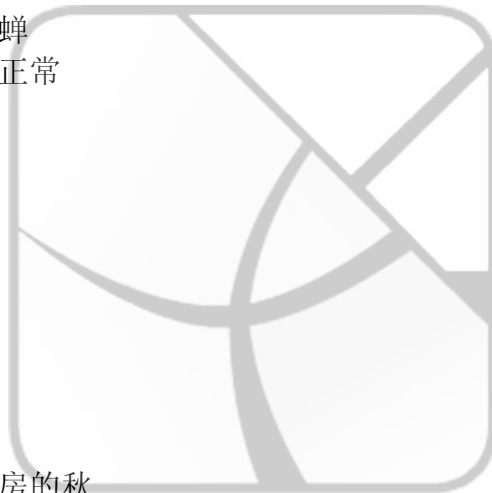
而黑色却在加浓
那一碗煮煎了整个白昼的苦乐
倒不掉挥不开的
令人直想呕吐



冷气房的秋【11-12】

把秋季移植
把凉沁的晨禁锢在
玻璃橱里 去透视
打字机计算机
女职员们的丝袜
经理呵着热气的笑
和窄长的领带
在宽阔的胸膛上
那些不间断的哄哄是
秋的高声 因为
没有四季，没有秋月秋蝉
秋便患上严重的血压不正常
而且没有叶的漫天飘飞
没有菡萏的古典芬芳
没有萧瑟的西风瘦马
屎巷便泄出了 浓浊的
工业化的
夏。

我想：秋是一种迷信
夏是一种遗弃
不收割稻禾的秋 冷气房的秋
好干燥的狐臭啊



怀古【13】

群燕已经不是王谢堂前的了
二十四桥的冷月在烽火中炎热
点滴的雨犹似屈原的挥泪
历史的沙滩，时间的潮汐
许多无形的足印啊

几度夕阳红的青山许是风化得矮了
连番征战的岳武穆尸骨早寒
滚滚红河，仍旧滚滚东流啊
去岁的落花是今岁一点尘埃



四月咏叹调【15-17】

很难将息的是
满楼的风
黄昏后便吹着口哨
又笑又闹地舞过去

而这是四月
有人在柴扉前拄杖
你的小舟不曾动过
在静数鸟的梅花印吗
满楼的风不知什么时候又刮起来

只有许多破败的叶片
在晃啊晃地
这便是四月了
满江是风搅乱了的芦苇
就连渔唱也哑了

而皱纹会在夕照中加深
在未经修葺的宗祠前
有人点燃起一支烟卷
在暮色崦嵫里那一朵是很凉薄的
这就是四月了
你的小楼空洞如昔
你的船舶仍不由自主地紧系

而风仍吹着哨子
不辨愁滋味
有牛羊在岸旁落寞地啮草
有人在柴扉前拄杖
有古树与桅杆并立
这是四月啊四月
你的咏叹仍将低迷
你的小舟仍难将息



月光曲【19-21】

杜布西的 Clair de Lune

月光是流水吗
抑是琮琤的
雨滴。抑是
一串谜 百年的谜

十九世纪的月光冷吗
印象派的穹苍是
小提琴的颤动和泼墨的
朦胧

那些没有名字的音符
粗弦 细弦的旋律
迷离的小月 迷离的轻步

徘徊在没有足迹的
白得发亮的
土地。白得发亮啊
那个透明的杜布西

一个和弦挤着
另一个和弦
而另一些旋律已在前面招手了

是月光倒映流水 抑是
流水返照月光
无非是贫血的争辩

我想那晚应该有风
不然水泛不出许多
动荡。泛不出
期艾的杜布西和月

透明的谜 透明底谜啊



不透明的也许没有了
只剩下一些悠忽一份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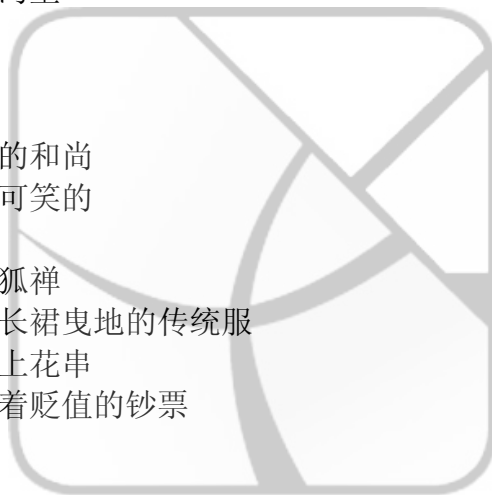
越南玫瑰【23-24】

日子从嘴巴吃了进去
又从她的肛门排了出来
有一头胸前有毛的在她的肚皮上
画一种说多抽象就有多抽象的画
且喃喃如佛庙虔诚的善男

有一两下紧捏颇像妈妈的宠疼
爸爸的影子是一株被踢下床去的被
他妈的男人才是水做的
湿漉漉的唾液就滩在乳沟里
流成一道粘腻的运河

扫出一排加农砲之后
便入定成不吃人间烟火的和尚
逐想起某日某街头傻得可笑的
那株焚身的檀香
和草纸抹出的那一团野狐禅
明日又得穿起长袖曳腰长裙曳地的传统服
为一批刚开到的虫豸戴上花串
换取一卷薄薄的被议论着贬值的钞票

我是越南玫瑰一朵
我的梦是夜夜都响的鞭炮



都市【25-26】

都市霓虹喷起十丈软红
交通灯前，不同牌子的车队猬聚如蚁
红橙绿代表停慢行
有人在争论，究竟这是
有没有意义的秩序

我在红尘深处看向你
红尘深处是黑暗底核心
我把最后一点光照向你
你以一瞬即逝的眼神
在墙上敛去

有一群高谈阔论的人
不知为什么厮斗起来
开始用手，后来用木棍石头
在惨嚎与惊呼声中
警察暴喝
手电筒锥型底光芒四射
首先跳起来向后遁逃的身影
也在墙上敛去



神父【27-28】

庄严的黑袍
一本会走动的圣经
你又低头默祷了
天父和饶恕
十字架满意地咯咯笑
就连耶稣那厮也不再愁眉苦脸啦

你有否数过每日坠落在
教堂那堆喃喃呢
在尘封之前

念一篇玫瑰经才上床吧
又有罪人来告解了，今天

然后告诉他们那个
一千零一夜和
复活的故事



自描【29】

他的臂肉松松地
皱褶 一座枯佛
瘦便是他的意象
在火光中修成正果



古道【31-33】

夏

古道。

驴背上贱破的行囊
那些驿站之后是茶馆
偶然的驻足
茶馆正在鞠躬知也
书僮正在抹汗
他的肩担就搁在廊前

急急去摇扇
热气爬满他们的脸
书生巾的汗渍开始发黄了

秋

古道。

萧瑟的金风已经刮得很紧很紧了
有人哭倒在倾侧的长亭
哀切的寒蝉
就这样奏起阳关呵阳关
柳枝被折了又折

雁啼带过长空
也害他们洒了不少同情泪

冬

古道。

冬的凛冽逐渐浓缩
紧闭窗牖
在火前焙酒嚼牛肉干
叙说林冲与风雪山神庙那一类野史稗官
烛火一点一点地微弱
线状书的字迹
终于凝结成滴滴干枯了的黑血

他与书僮倦极睡去
没有聆听到第一声狼嚎

明春

他们还未醒来



记忆纸船【35-36】

第一次挽书包上幼稚园
第一次穿好威风好威风的长裤
第一次咽下烈烈的酒
还有许许多多应该很难忘的
第一次，现在就叠在
他的办公桌上那个
厚厚的档案里

便记不清什么时候拥第一个小女孩
什么时候驾无牌照车闯第一盏红灯
什么集会上第一篇演讲稿他娘的内容
太多东西要他去默记默记
玛莉的约会，茱蒂的生日
计算机用得太多也会患性无能的啊

只曾在在一个难得的雨天
黄脸婆午睡得像一个“大”字
后院的小池塘鸭子们互相追逐
他曾一口气折了许多纸船
大的，中等的，最小的
轻轻推到荡动的水面
看它们簇拥着，在回流里旋转着
看大滴滴的雨把它们打沉
然后才去接听厅上哀叫了很久的电话

夜航感觉【37-38】

如果我们觉得褥枕渐而凉湿
那就是了，这么近而遥远的
子夜，隐约有人在星空下
伫立或者独泣，我们无从猜测
下弦月的寂寞

那就是了，我们的帆樯漂泊
猎猎作响，其声凄厉，如一支瘦笛
但又不全似，我们无从猜测
逆向的马力与风力。就算在星空下
也没有人的眼光能透过三尺以外的
重雾，以及重雾后面的
树影还是身型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有人
伫立或者独泣，在桅灯下
拍击着船舷的每一声浪
晕黄如夕暮。那就是了
总有一些扰人的往事
在下弦月下憧憧然升起……
总有一些熟悉的脸
蓦地涌起



愤怒【39-40】

愤怒的火，燃烧着
你知道自己不是阴冷的苍苔

有很多骚人墨客又在那潮湿古腐的
石壁，题他们的徐枕亚了
你只那么一拂袖，风便扬起

小蛮腰又在那儿说她病了
满头的发饰沉重地压着她的半月眉
你说：去抽鸦片烟啊
去读泪史血史去流那些贱贱的泪啊

所以你要暂时离开
去广场看巨柱与喷泉，而且必须
试图越过那条无苇的河
所以你必须孤独
专注地在火光中炼诗
且拂去一袖的风
惊破许多后花园相遇的梦

愤怒的火，燃烧着
你知道自己不是阴冷的苍苔



第一交响诗【41-46】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

你俯伏着，去听那脚步
你要穿过网状的血管
满眼是乱鸦
你是寻觅镜子的人

许多人翘起腿
在那家新开张的馆子
热心地讨论分期付款，以及
浓或者不浓的咖啡

你辗转反侧，没有人聆听你的哲学
你守住全人类精神的出口
没有人经过
连衣袂飘风亦渺不可闻
你失落于永恒的守望中

人造化时髦地被摆放在庭前小几上
与烟灰缸阔论张大千的楼台仕女
假面蛇在没有草的街上逛来逛去
陋巷张开双腿去引渡善男们的跪姿

你仍然期待着某项突破
某种韵律。 一盏灯
你用你瘦瘦的手去弹一阙汉赋
去歌一种很少人听懂的歌

有人就在此时打一个长长的呵欠
把露出的奶又塞回胸衣里头去
自印度支那有一朵黄菊用整块的红河三角洲，换取
一杆弱弱的稻。一腋的黑色
刺青龙的肩膀。毒瓦斯
西贡市郊的蔬菜就这样萎谢掉了

你企图走出那道门
而你的门是没有把柄与拉环的
你急躁地往返走着。当然也诅咒着
苍白而又愤怒
你抓起一把断刃，拼命地磨着
切齿地诅咒着

而屠狗场屠夫的刀生满了锈
电线杆骄横地直立
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大兵那样官式的直立着
而那边的大厦又快建起来了
打樯的震撼是一种有节奏的邪恶

你是你自己的陪审官，你是囚犯
所以你的呐喊是没有回声的
你捧着圣经。圣经教你送过另一边脸
去供人任意掴打；给人用野战炮
任意在你干瘪的胸膛轰炸

那个不识字的道士又在摆摊测字了
不同的掌纹显示不同的凶车
一个穿着得七彩斑斓的和平团团员恰于此时走过
对于他们，八卦的玄玄
不若饭后第一口烟的涅槃（一）

啊，你寻觅镜子的人
你温文典雅的言语
能否强得过用铁路下赌注的赌徒呢（二）
当众人噤喝
当许多小女子患上剧烈的黄昏恐惧症
你能否撬开那面没有守护神的铜门
你能否立得住足，不堕入参差的桥牌里
不堕入千万个有心人已堕身的
那个，啊，那个测不出体积底死谷

注：

一、佛门语：精神的无上境界。英文作 Nirvana。

二、美国大诗人桑德堡（Carl Sandburg）“芝加哥”诗句：“用铁路下赌注的赌徒，全国货运的操纵者，吵闹的、嘎声的、喧嚣的，大肩膀的都市……”。

附言：

交响诗（Symphonic Poem）本是音乐的一种体裁，笔者以“第一交响诗”为题在说明它基本上的音乐性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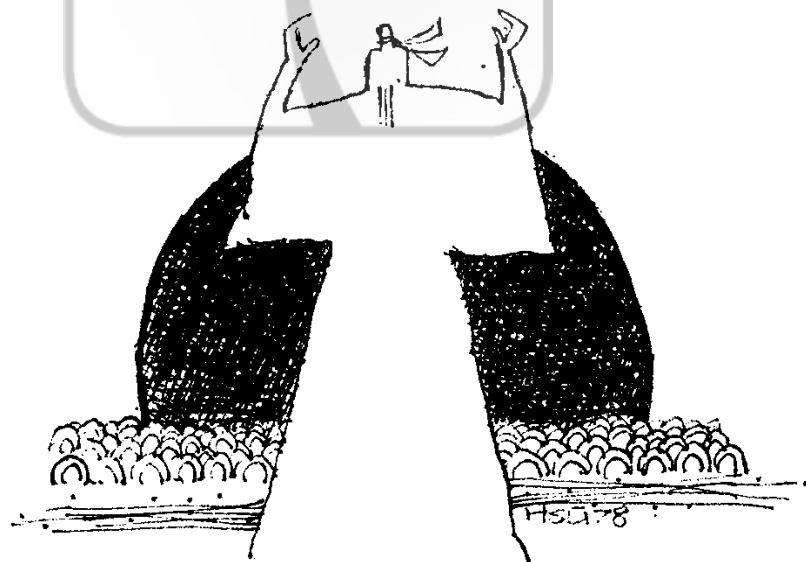
在古典乐章中，第一主题（First theme）如属快板（Allegro），则第二主题（Second theme）多节奏明快。这种安排（layout）在造成一种情绪的对比（Contrast in moods），使疾速的调子更显得虎虎有生气，徐缓的调子更是柔婉抒情。上面这首诗也企图作这种试验。除了最末诗段外，凡单数的诗段（Stanza）——即一、三、五……等诗段，与双数的诗段——即二、四、六……等诗段如交响曲乐章（Movement）中的两个主题，是交织而出的（in a cross-stitched manner）。从鲜明的戏剧性的对照对比中表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与它们之间的隔绝感（Estrangement）。

卷二 水乡之外



他緩步向前
步入齊膝的浪花裏
在全面的冷沁中，去遺忘
楚地的酷夏

淹過他的五綵長鬚之後
他微笑，帶點不經意的揶揄
他抬頭看天，最後的問句已經結束



庙【51-52】

严冬的庙
楹柱破烂的对联
正抽噎着 哭诉着
彼此共同的冷
龕前的帐幔
不再发出耀目的金黄
它一脸灰败
在北风中神经质地尖叫着

品字形一列香炉蹲在那儿
缩在墙角的无常 长舌左右摇晃
佛就坐在那儿，裸着两粒肥乳
深凹底肚脐积满了垢

不知什么时候
惨白的雪已跨过了石级
跨过了门槛
全面包围那一堆蒲团了



岸【53-54】

没有渡船的岸呵
你斜卧着在想些什么
画舫的灯火熄于早远的古代
没有古琴，也没有仕女的舞姿
扰动萧瑟的冬寒

或许我们可以追问的是
有人或没有人驻过

沉 因
默 为
的 没
那 有
边 回
的 声
远 而
山 寂
呵 寞



舟子咏【55-60】

(一)

太久了，你在河上
没有人与你共享
那摇动摇动的
夕阳。水面上游离的反光
石影移来然后慢慢地
慢慢地回到身后的幽暗
太久了，海藻盘踞在你的眸子深处
且随潮来潮去轻晃呵轻晃
让斑斓的鱼群接喋游过

你只知道紧握着桨
你不忍拂扫那一层薄薄的泥，在甲板上
在没有篝火的夜
湿湿的风就像蛇一样爬满
在你带点鱼腥味的梦中絮聒
絮聒着单调了年年月月
月月日日的同样语言
你就会惊醒过来，透过船舱的那口小窗
月亮就那样，那样奇异地扁者

(二)

是谁告诉你的呢
前面的前面有雪白的瀑
而前面是东方
太阳，太阳升起的方向
有一团模糊的山色渐渐凝结
凝结成块
你问：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天际荡回来一阵阵的迴响

就是这回响点缀了夜的激寒
在层雾的掩映中
在蝌蚪的蜕变中
在蛙群的喧哗中

引来了大群大群的蚊蚋
听憩在你餐风饮雨的肌肤上
要说服你这就是分享

你终于让你底发茨披下
让霜花消溶在你底暖暖
暖暖的掌心，让你感到你底体温仍在
你底血液仍在
你底瀑，仍在
你敏锐的听觉告诉你
水族们重复的调子里
有一种符号与节奏是你惊讶

（三）

回顾使你困倦
你不知道这就是困倦
坐下来，就坐在舷边
没有形状的黑暗，而黑暗
最是温暖，抚慰你
以浪花之轻语
以水草之柔唱
已渡过了暮呵渡过了夜寒，渡过了
短暂的歇息
渡
过
了
畸形的月光
在异样的鱼肚白的山巅
有一种光芒，比幻觉都要真实
而雪白的瀑呢
这样冷冽的晨
这样水渍斑驳的晨光
雪白的瀑呢雪白的瀑呢雪白的瀑呢
答应你的隐约是一丝悚人的微响
来自古世纪的源头
那儿没有鸟啭，没有鱼喋
只有肯定，肯定的汹涌
它的高音逐渐加强



组屋的诗【61-65】

一 我

我每天上巴刹买菜
回来的时候吹一支熟悉的口哨
在冰箱里倒一杯冷水来喝下
然后半躺在沙发上看报纸

谢谢你告诉我明报月刊的封面很美
保罗·克利的钢笔素描我也很依稀曾经看过
但是我适才读完股票版，觉得有些疲倦
以后我会读那本杂志的，现在我先得休息

二 你

也许，有一株不知名的花，或者草
终会在厅上的西式沙发上伸出脖子来
畏缩地向玻璃柜里的洋酒
说：哈啰
唯是你已倦于等待，那个可能
你的破鞋在阴暗的杂物室里
像干将莫邪，锈在
泥泞里

在打了蜡不久的石地上
你扎起一个三战式
你向前，后足向空猛蹴
重心的部分仍是五趾下的厚茧
那一役，擂台在掌声中
烘起。敌手的下颚
上翻，身子
迅疾向后蹶
你听到那一声蓬然
一座山般压下的黑暗

微微震撼的是厚厚的墙
一个淡淡的污痕

喻了一声：好嘢

你后退，瘫痪在一幅
虚虚地垂曳着的窗布底下
你棒着腿
你知道
你必须
在那个印度妇女来抹地之前
站起来，有力地
站在打开了的百叶窗前
镇静地看
栏杆上吊着的盆栽
盆栽后面，曾经广阔过
压缩过的天空

三 她

她虔虔诚诚地燃上三炷香
恭恭敬敬地在天宫赐福的牌前
叩了三个响头
然后拿了一堆号码往空中一撒
撒出四个号码

她叫家里的老二去旧街那儿买奖券
然后回到厨房里煮饭
如果大小万都开中就多个五六千块周转
可以雇个女佣看小孩兼洗衣再兼抹地
她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收听
下午三点电台的妇女节目
任剑辉与白雪仙的《帝女花》了

事件【67-68】

我回到屋子里
爸说
屋外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倒了一杯中国茶
缓缓喝下
那时黄昏已倒下来
家里那只黄猫
也卷手卷足 睡熟了
当天的报纸分成两堆
散开在两个大小不同的桌上
我模糊地回应了一声
便决定梳头上街
爸后来还问了一句什么
便回放睡觉去了
睡衣是褐色的



没有影子的【69-73】

他为他没有实质的存在怀疑着。

扫墓人说：

“带着翎帽的清朝人
无声地在数他们的串钱
英雄坠马
尘埃迅速遮掩住他们古铜色的脸”

匾上的篆字已经褪色
半弦月不再涌起，亦不再坠落
我许或盘膝而坐，许或颓然卧倒
唯一的娱乐是：
那诡谲而交错的风雨
他为他没有实质的存在怀疑着。

季节对我不再重要
阳光至此完全被扔弃
在黑雾中来，在潮湿中去
而长矛粘上红色的锈
此刻我用白幡开道
此刻，我是一朵潇洒的云

不用仰首也看得见
群星闪动，如城隍恶毒底咒言
很远很远那儿，传来一两声暮鼓
可惜我不能翻飞过去：
那条梆声卜卜的河

真想告诉那间寺庙的老僧
那场械斗，和持刀的追逐
芒鞋磨破，蒙古马溅血如泉
真想掀起那袭寂寞深奥的袈裟
看他如何捻亮自己，以一句低迷的偈

而我仍然是没有影子的（注）
当然不敢妄说与自己的影子决斗

而我仍然看不见自己的腿
当然无法行到水穷处

而泪水现在对我了无意义
焚烧后的纸马狼藉
有人喃喃救苦救难
有人埋首敲敲打打
蔓草凄迷
为什么我看不见他们底眉宇？

野餐着祭酒和黑色
我是没有面孔的人
我的棺衬里藏着太多无效的哭泣
泥泞愈来愈重
啊，它正向我压迫而来
山风喧哗，墓碑崩塌
而我将化作无助的春泥
无助地点缀着滋养着
寺庙石阶前的鲜苔

那时我会有影子吗？

（注）：痖弦兄名句：“你以夜色洗脸，你同影子决斗。”



处境【75-76】

未过木桥与山影
曾在桥边歇息过
满湖的片段阳光、浮萍
勾起夏日那朵
灿烂过
已萎谢了的，一朵
莲

就奔过那座花园
看花卉竞相笑东风吧

阳光只带着那么一点轻暖
驱不散山腰的层雾

有些衣裙鬓影在眼簾飘过
便又回到原来的深处
一只鸦飞过
哑哑地预告将到的夜寒

骤然，回顾
那湖
莲瓣不知在什么时候落成一圈圈的红
莲梗坚持着
诉说一种
无声音的单调



甲虫与女人【77-79】

时间：晚上七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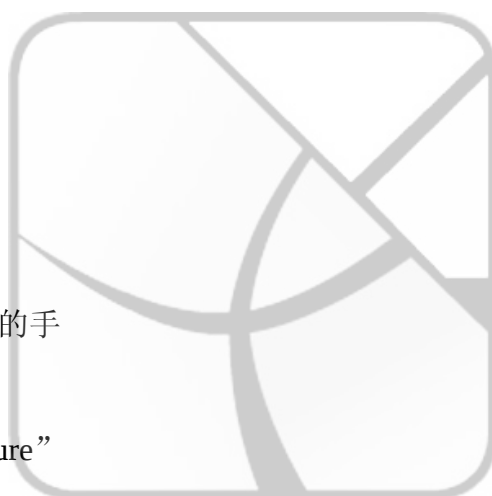
地点：A

飞撞而来的是什么
一只甲虫
他吓一声把它弹到老远去
没有忘记
用洁白的手帕
抹净手指

时间：晚上九时

地点：B

哈啰
幸会幸会
有礼貌地捧起长满金毛的手
全心全意地
抬起刚俯下的头：
“It is such a great pleasure”



时间：晚上十一时

地点：C

月光爬在天的脊背上
在一棵整齐的圣诞树下
吮干了她脸上的 Avon 唇膏
她一嘴的腥膻是他一肚的营养

时间：晚上十一时

地点：A

那只甲虫
半死不活地躺着
四肢向天抽搐不已
两颗滚圆凸出的眼
从来没有闭过



风景【81-82】

一个褴褛的老人
坐在
塌倒了的庙前哭泣

怒嘶着的马
卸下马鞍
被锁在栏里

没有人用火去烘酒
龙井茶独自惆怅

不远处
新建的城镇冒着大股黑烟
无助的风景
躲在山后企图遗忘

一只白色的鸟歪斜地飞过
翅膀滴着鲜血



水乡之外【83-85】

水乡之外仍有水乡之外的
水乡
那是遥远的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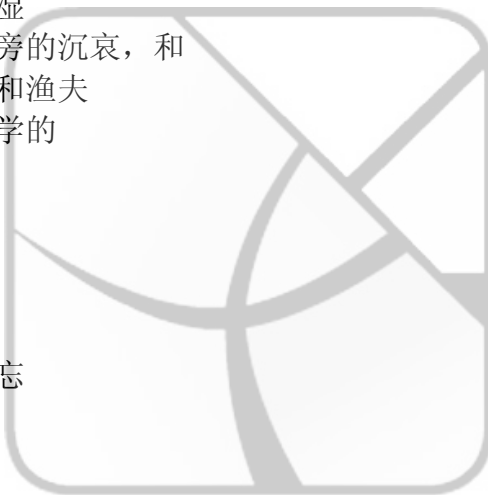
有人走来
下着雨，他没有披蓑衣
踽踽在黄昏时节的昏濛中
咳嗽起来

哗哗的浪花向他涌来
他没有意识到足踝的潮湿
没有意识到跌倒在车舆旁的沉哀，和
王的侍从的愤怒吆喝，和渔夫
的哲学，和一点都不哲学的
菖蒲啊菖蒲

哗哗的浪花向他冲来
他缓步向前
步入齐膝的浪花里
在全面的冷沁中，去遗忘
楚地酷夏

淹过他的五绺长须之后
他微笑，带点不经意的揶揄
他抬头看天，最后的问句已经结束

就把头猛然插进海面去
理想的泡沫一箇一箇升上来
升上来，然后逐渐碎成
一圈圈的涟漪，慢慢泛开去
水的底层蠢动，泛开去，蠢动蠢动
一块全白的头巾，如最初的莲台
冉冉升起



扇形地带【87-88】

我的低喃，透过了叶隙
日子便刮起阵阵的风
树干的年轮是很难诠释的
没有片片的阳光，片片的雨
欲望只是
一株阴郁的小草

整座的林，深邃而无限
攀藤倾颓下一团泥泞
在潮湿的扇形地带
没有片片的阳光，片片的雨

一只偶过的松鼠
地上几粒破败的果实

星光隐逝，年轮增长
风和季候运行着一种枯燥的循环
蚯蚓不息地锄着日夜

我的低喃和鸟鸣一样没有回响
一样没有
在渐渐深沉的雾气中
留下什么
形状



河【89-90】

俯首无言，秋水一般的月光啊
月光下的花蕾无声无息地
迸放。有舢船自远方回来
唱着月亮与河。古老的河
你的名字写在河床下
有流沙轻轻晃动，其动姿飘忽
万籁寂然，因为河呵
是流动而静的象喻
正如你敞开的胸膛
柔美地柔美地
汲取全圆的月，没有惊动什么



一袭白衣【91-92】

写完每一首诗之后，你总埋怨很空白
其实你空白的步姿，已吓坏了
狼嚎着的月

有人在山下看你那袭白衣
你优柔无尽的白衣
而他们惊呼着，当你倏然回首
电光闪亮，你的长剑出鞘
群叶哗然堕落
围棋上的棋子在空中旋身，裂成两片
你于是又埋怨很空白起来

而狼嚎着月
在迷信的人心目中
你是一袭不祥的白衣



赶路人【93-94】

忙着赶路之后的路
有人擎着鹰旗，跨上骏马
越过堤坝，和白得吓人的芦花
去诵读一种新的声音

那些水蛭卷曲不住你的双眉
你什么懒得去回顾，懒得用眼神
去捞恁多腐叶
就用长枪把蒺藜削平吧
用马鬃拂拭众多的风尘

在阳光下让盔甲耀亮
在昏暗中举盏为赶路人祝福

而且把月和仙人掌装满口袋
而且把鹰旗扬动，作为一项号召
让白得吓人的芦花沦落到腐叶那一类去
在浩阔的地平线上
让彼此的声音伫立着
且如双手之紧握



变迁【95-96】

烛火燃了又熄
熄了又燃

踏在雪地上的足印
悄悄隐没

寒冷的钟声
有秩序地敲打每一个黄昏

大合唱突然中止
指挥的手僵住

汗出如浆的马
颓然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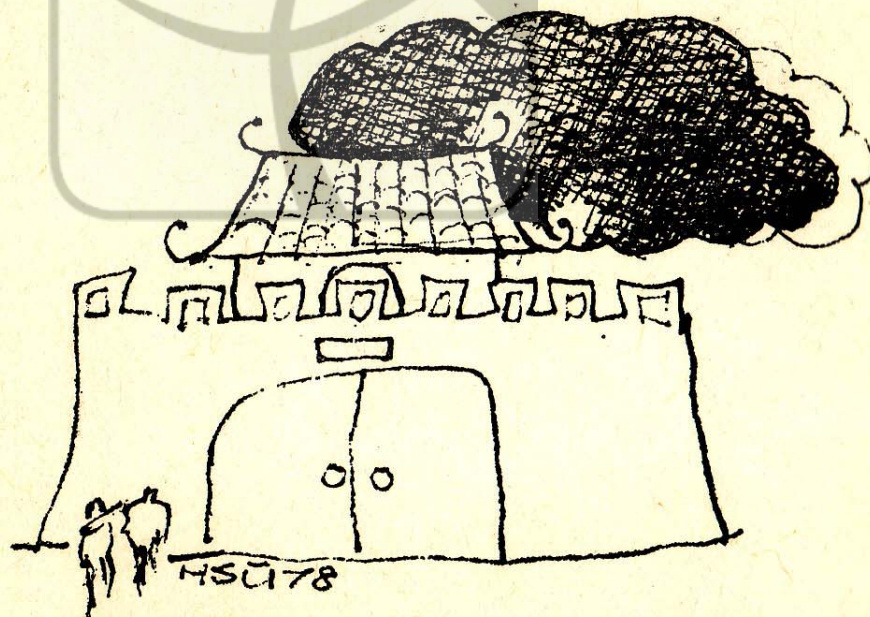
河水轻轻流动
满山的猿吟依旧



卷三 云与飞檐



城牆
拼命地朝上
想挽留住未語先泣然的雲絮
而留不住的，終於留不住
絕望的雲
竟自縊於吾家彎曲的飛簷
忘了飛簷也是飛不起來的



月亮与烟【101】

一个没有月亮的
天
空

炊烟，晚升起来的炊烟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因为烟与夜是同一个色素的
因为我们期待月亮而忘记了烟



端午【103】

河面漂浮着的一只木屐
清楚地告诉你
另一只已经忘记

你是那裹得紧紧的竹衣
里面是煮得如火如荼的
懦弱的米



暑日三题【105-108】

一

一个晴日
地板，刚刚上了蜡
稿纸上是一片空无

无风自动的簾
有影子
于簾外
闪
过

我不知道那会是谁，是什么
刚刚经过
也许是河，是灯
火，也许是一个
从来就不曾见过



二

整座池塘
挤满了荷叶
没有一朵绽开的花

这事有些古怪
有人把钓竿
挥过去
鱼饵迅速坠下
良
久
钓起来的是一只
乱挣乱蹦的
青蛙

这事有些古怪

三

我踢着地上的叶子
穿着一袭空空荡荡的
风衣
走过一列假山
在公园的一角
那张微微潮湿的石凳上
我看到一个
用过的
干瘪的
卫生套子



水月【109-110】

有时我想，我只要一艘愤怒的船
等不及启航
就已碎成一堆破烂
一滩摇摇晃晃的
水月。有时我想
为什么要有海，要有洋
要把岛与半岛分隔，分隔得
长又长。有时
我想，舞过的剑花
算不算是花。兄弟过的
拔刀互瞪时还称不称
“兄弟！”有时我
想狂喊，想奔
想把自己扬起，成风
成浪，成海洋；把最后的愤怒浇熄
把自己击沉，沉，到又远又深
无以名之的地方。有时我想
木块的用途，正是这样



齿【111-112】

你们给我什么
我就消化什么
你们黑暗
我就是你们的黑暗中心
一点点的光亮

你们看见我
是因为你们接近过我
但你们不会看得很清楚
我的床底下，埋在洞穴里的
秘密

这秘密，是我赖以生存的依靠
你们可以挫我，擦我
磨炼我以硬硬的兽骨
消溶我以火样的汤液
我仍然会是我
虽然暗通过
我仍是我
虽然损耗过

我仍是
女墙似古老而坚定的
瞭望的齿



三行【113】

那烈日烤着你
那寒鸦叫着你
你是一座没有月亮没有星光仍仰起头的屋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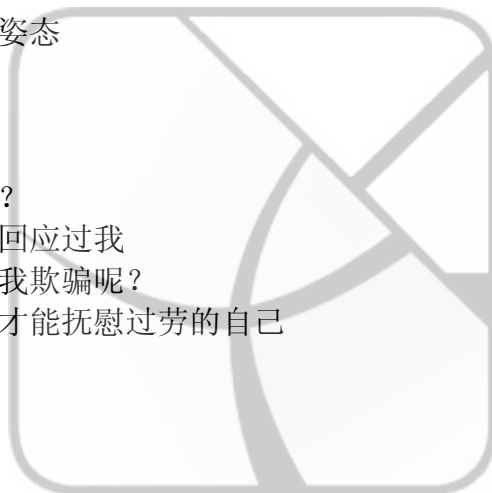
佣人与露台【115-116】

我在这儿大声喊你
你穿着一袭白色的睡衣，惺忪地应了一句

屋子里的餐桌上
凌乱地摆放着，七双中国筷子
粘满油腻，用过，吮过
我不知道它们的主人去了那里

杯碟狼藉
我在这儿大声喊你
你以盆栽中一株剑兰的姿态
一点也不剑地，暧昧地
应了我一句

为什么我要喊了又喊呢？
既然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回应过我
为什么我如此卑屈地自我欺骗呢？
我知道只有自己的声音才能抚慰过劳的自己



嫁【117-118】

长睫微微抬起

初阳晒在硃红洒金的祖宗牌位那
一綯綯袅袅的烟说有多细致就有
多细致客人在磕着瓜子必剥必剥
像我手上的镯子羞人答答底低语
堂前那对红烛婴孩手臂那般大小
红嫩得令人骇怕的啊总有那么多
人凝睇注视着奴奴是流苏后面的
你们是流苏外面的求你们不要闯
开奴稚弱稚弱的小瀑布让我隐藏
在凤冠彩绣的景里让我像右边的
对联恒与左侧的起联押韵成美丽
喜娘嘻嘻地进来边说边走后面是
响得亮亮的喇叭花轿来得好快哎

长睫轻轻合拢



车上【119-120】

一组一组的
风景
颠簸的
高高瘦瘦长长陌陌生生的椰子树
薄膜似的，半透明的
晨雾和
金色的，带着稻香的阳光

一块一块木偶的嘴脸啊
一个刚放下报纸的
眉梢沾了几片煤屑的
自己



六月【12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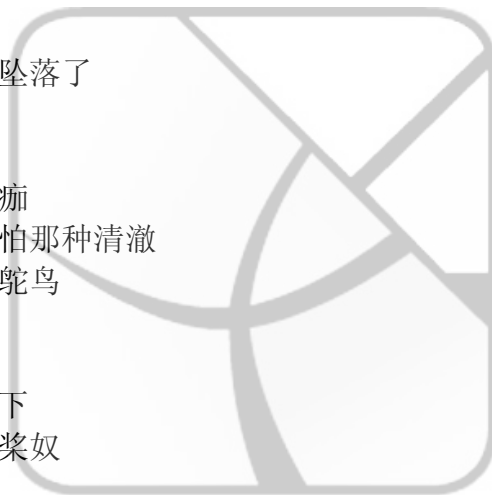
六月，六月在我脸上驻扎
把风砂与足印怖防我的脸
我羞惭地低首
有光四面激射而至
要公开我的伤残，要把我
示众在喧嚣无止的闹笑里

六月本就是一场火的诅咒
我怎能企及雪花羽毛似的柔呢
这种自我欺骗是无效的
土地开始龟裂的时候
就连壮壮的针松也开始坠落了

镜子丢弃后
再数不清自己脸上的瘢痕
我向往河，但又无比惧怕那种清澈
我不愿做埋首于沙土的鸵鸟
只是我的头始于垂下

六月的鞭扬起又大力挞下
难道我自始至终都是摇桨奴
始终改变不了
龟裂的命运吗

啊，我不能，我绝不能
让六月在我脸上盘踞生根
我要把残烂的可怖底脸
扬起



街道【125-126】

水样的话语在你我身际流过
在这样的黄昏
我们彼此都看不见
彼此的眉宇

是的，我是努力向前划去的
在如此狭窄的港
如此拥挤的肩膀
我是努力向前划去的

不要说这是痛苦
这样热闹繁华
我们真不该闹情绪

去选择一条领带吧
要廉价的，要美的

不要说这是苍白
当你看到我的领带上面的脸
居然什么也没有
只有粘粘的
咸湿的
几滴不干不净的水



刚柔流【127-129】

四十五度，骑马式
双手下压，然后
缓缓，掌背相抵，缓缓上举，如一朵莲的初绽
在自己的瞳眸中，成长如
雨把伞，无声的箕张，静，定
那只是始
是考三十六手之前，是刚猛之前的
四向战

刀脚是很困难的
因为刀不是脚，脚更不是刀

你在空阔、回声四荡的道场
把足趾尽力朝下
疾踢而出，连续不断地
劈削那个棗色的
悬着的 梨
用你的脚缘去啃
一枚青涩的果

汗臭。
急促的呼吸。
裂帛似的嚙喝。

砖头。
腫了的拳骨。

一条
印上刚柔会标记的
黑色腰带
在你粗糙的白色厚袍上
绕了两个圈
打了一个
一点也不蝴蝶的蝴蝶结



再写端午【131-132】

我把粽子交给你
你把它放进嘴里嚼起来
突然
你似想起什么似的
张口欲语
我看着你瞪目结舌，哽着
抽噎着，呼吸急促，像一串不连串的泡沫
期 期 艾 艾
说不出半句话来

我听见在河的下游
有人
单独地在吹竽



天涯二首【133-135】

（一）

我策骑向南，你挥鞭北去
手上擎着一面
金锻滚边的令旗
我的衣袂，还沾着昨夜的酒味
我的胡须
浓密，如热带森林里
数也不数清的树

我把令旗交给你
它上面有我的掌纹
像那张摊开在长桌上的地图上的
纵横交错的山河

我的掌纹，如果你已经忘记
在互道珍重的杯觥
还可以找到宛在的痕迹

重逢会是在那一角的天涯呢
我们的信号，不瞒你说
已经不再是：
“再来四两白乾！”了



（二）

写完了天涯
恰是大雨滂沱之后傍晚六点钟敲过之后的事

本来预备续写一章
肝胆互照离奇曲折侠义豪情哀艳凄绝的“海角”
一声“开饭啦！”
却打断了在别人看来 绝对是
袅袅的诗意

吃罢。回到书房

赫然
发现笔端的毫毛 已凝成一柄既硬且刺人的袖刃
砚台的墨积
干缩成就要消失的，一滴
黑



我们伫候在险滩【137-140】

守望着，夜在我们的头上
渐渐衰老，渐渐暗淡
偶然的浩叹
回响，来自盘踞在我们前面的
海洋。渐渐洒下的夜霜
沁骨的寒
我们用嘴里仍然温热的气体
呵着，呵着
渐渐僵硬的手掌，企求
那一点点的暖

离开这儿的最远处
有一盏，几乎要消沉在浓雾中的灯
那么微弱的光，就是不肯
熄灭，不肯熄灭

我们不知为了什么
会来到这儿，这块没有人迹的险滩
我们期待着什么
我们苦思着什么
一排浪，才在最近的一座岩上碎开
一排月光，在我们头上七尺之遥的空际啜泣

我们是一群伫候者
因为在伫候
所以我们甚至不能奢求，片刻
片刻的盹睡
因为我们已作了选择
如果一切终归无望
至少也把自己立成一尊尊不屈的石像

我们听着，潮来潮去
地平线上
竖不起一株希望的桅杆
潮来潮去，像一支催眠曲
企图折垂了我们挺直的背脊，企图

弯曲了我们的仰望

而浪花迸裂的爆响如玻璃

在岩石之下

月光温柔似轻轻鸣奏的吉他

我们互望，没有语言的互望

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伫候者

在日未出天仍黯的酷寒中

我们用嘴里仍然温热的气体

呵着自己的指掌，呵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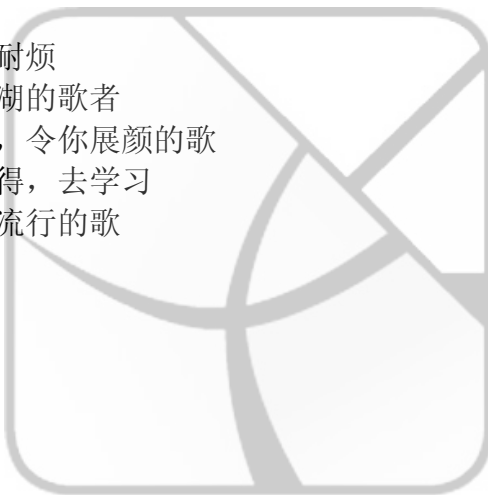
护卫着手上如一盏小小底灯泡的

不肯熄灭的暖



流放是一种伤【141-143】

我只是一个无名的歌者
唱着重复过千万遍的歌
那些歌词，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脉管里
总要经过我底心脏，循环往复
跳动，跳动，微弱而亲切
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
我自己沙哑的喉咙里流出来的
一声声悸动
在廉价的客栈里也唱
在热闹的街角也唱
你听了，也许会觉得不耐烦
然而我是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
我真抱歉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颜的歌
我真抱歉，我没有去懂得，去学习
那些快乐的，热烈的，流行的歌
我的歌词是那么古老
像一阕失传了的
唐代的乐府
我的愁伤，一声声阳关
我的爱，执着而肯定
从来就不曾改变过
纵使你不愿去听，去关怀
那一下下胡笳，十八拍
可曾偶尔拍醒你躺在柔垫上的梦？
它们拍起掬在我胳膊上的
那个陈旧的包袱的灰尘
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没一拍地
荒腔走调地，响在
我喑哑的声音里，我周围闹笑的人群里
然而我还得走我的路，还在唱我底歌
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
歌着，流放着，衰老着……
……疲倦，而且受伤着



营养【145】

这一座林莽
坐落在海角之南，天涯的下端
它不分良莠，昼昼夜夜
把赤道的雨水
吸收成滋养。在一块
瘦瘠的土地上
吐芽、开花、结果
然后把飘零的花果，流浪的坠叶
都吃进肚腹里去，把自己吃下去
不是自伤啊，那是它仅有的营养



云与飞檐【147-148】

有一朵行云经过，颜色
淡灰，一如古帙中记载的
刚刚髹漆过不久的
城墙

城墙
拼命地朝上
想挽留住未语先泫然的云絮
而留不住的，终究留不住
绝望的云
竟自缢于吾家弯曲的飞檐
忘了飞檐也是飞不起来的



霜华【149-150】

常常会禁不住忆起
那曾经又茂又盛的一树霜华
在叉桠与沙哑之间
剧烈地摇曳。那一阵突袭的狂飙
打落了一粒粒未熟的果
在地上腐烂，其实它们是可以等的
可以等到美好的斑斓

季节的转换何其突然！
最少感受上是如此
常常禁不住，忆起
是剪春韭伴黄粱的昨夜
凌晨二时，滂沱大雨敲打芭蕉
推被起床，我们竟需穿起
又沉又重的冷衣

在滂沱敲打芭蕉之后
园林只剩曾经的青翠

在叉桠与沙哑之间
我用你听不见的声音呼唤你



壁报与走廊【151-153】

（一）

走出走廊，步向食堂
在这檐与那檐之间
是你，正在贴着壁报

你走后
剩下壁报上面的诗
与我力疾而书的 宋体字

（二）

那堪风雨凄迟的，这一条
窄窄的走廊。差堪
遮住灼人的中午底阳光
如果不巧有那么一阵斜风急雨
廊里的人，足踝必然全湿

（三）

决定调整
版面的设计
我已经把新的版面携来了

下午班上课铃声响……

猛然想起自己没带锁匙来
猛然想起稿纸的前面，还隔着
隔着一块出不来也进不去的玻璃

（四）

伫立仰视，多少次忖思：
壁报上面的字何以那般拥挤



如果在段落与段落之间
空多一行
那一定会较为整齐
又恐空了太阔的行
就永远跨不过去



随手抓来的一把诗【155-157】

（一）山径

我往一座丛草密植的山顶走去，他们告诉我：“你走错路了。”我没有回头，兀自往前走，他们就尾随在后，窃窃私议，间而也有人力竭声嘶地劝我：“喂，你这样走，走不出名堂来的。”我仍走着，脚步加快，几株棘藜伸出它们的爪子来企图抓破我的足踝，我的一双强劲脚掌却把它们压扁了。愈往高走，山风愈大，不过却没有刮走我的眉毛。那一群噜哩噜嘛的人群还在后面，颠扑跟随。在他们的后面，是一条似乎可以说是平坦的山径。

我笑了。

（二）河

向前看，眼睛聚成一条河，冲过茅草，冲过泥沼，冲过几间简陋的渔家，向海流注。

我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支像我这样的河，因为没有河不想念海，没有人不想念家。

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条那样朝夕奔行的河，我只有哗哗的声响伴着自己的寂寞，我只拥有自己的浪花。我为自己选择一条千里云和月的路。

（三）花与毛虫

有人把一朵红花栽在我的头上，并力图说服我那很美，那会把我因睡眠不足而呈苍白的脸粉饰上一层红晕，总之，他想告诉我那朵花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还告诉我许多人生的大道理：“做人不是要俊，就是要帅”，他甚至暗示我，现在我接受了大红，将来不久就会大紫。

我接过那朵花，端详了良久，终于，我看到几只细小的毛虫，因为经不起目光的烧灼，爬到花瓣上，抽搐了几下，僵在那里。

我把花与毛虫还回给那个人，并且客气地说了声，“不，谢谢您”，但是那个人，倒像给严重触犯了似的，脸色突红突紫，好不吓人。

（四）孵

我孵了一个上午，又孵了一个下午，终于孵出一个有星光的晚上。你却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夜晚之所以有星光，与我的孵育过程，一点也无关。

我几乎要振起满空云雨雷电与你一辩了。但念头一转，我孵孕的时候，别无他人旁观，无人为我见证，就是辩个你死我活，也是徒然。

你一直观察着我底脸色，看看我有什么反应，因为我是有翅膀的，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必然带起风雷。但我静定如恒，这倒使你诧异不已了。

我看你搔着头，满脸不解地走开，你的身影刚刚在地平线上消失，树梢便升起第一颗亮星。金色的亮。



后记【159-166】

好像在一篇访问记中，我曾坦率地承认，我写诗是很困难的。也因此，我并不多产。收入《流放是一种伤》这本诗集的五十二首诗，是我从将近八十首诗中整理出来的。有些尚未发表的，我收进去了；而发表过的，反而被我弃置。发表与不发表不能构成我选诗的标准。我于六九年至七一年间发表的诗不在少数，唯多属糟粕，勉强收入，丢自己的脸而已。尚未发表的多为脱稿不久的新作，我相信它们迟早会找到“识货的人”的，我大可不必为此担心。

最早期的诗是〈晚祷〉，它完成于六三年八月，延至六七年五月始刊登于蕉风月刊。〈晚祷〉显示的是我个人创作的心路历程中的转折点，我的“现代觉醒”开始抬头。就我而言，它底史的价值远胜于文学本身的份量。〈晚祷〉是一个端绪，我的现代触角于嫣肇始，迅速生长，且探向围绕在我周遭的四面八方。

我想我从来没有执着于某种形式或技巧，我喜欢尝试，没有偏食的习惯。我亦非艺术素食主义者，无论果菜鱼荤，我都有兴趣。卷一里的〈越南玫瑰〉，刊于《教与学月刊》第一二零期，艾文兄阅后来信称：“那是建筑于丑的美”，不过对于那些迷信题材内容必须“健康正确”的教条主义者或保守派人士，那或许会被贬为“淫昵之词”亦未可知呢？当然这些人是不会了解现实中的丑，经过艺术的转化升华，是可以成为一座屹立底美的。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所谓“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姿採”写的无非做爱，但给读者的却非污秽淫褻，而是美感的参与，因为作者表现的方式不是黄色小说那种纤芥无遗、渲染着色的报导，而是以自然界的律动暗示人间世的律动；以动作意象烘出实际动作。艺术与非艺术，美的与丑的，不取决于题材本身，而系乎作者如何去处理、抉择、芟治他手上那一大堆题材。

同卷的〈古道〉曾刊《幼狮文艺》第二二零期，我故意把春、夏、秋、冬的秩序底掉乱，从夏写起，写到明春却只有突兀的一行，这样做是为了全力托出最后一句的撞击力。在〈记忆纸船〉中我用的是短篇小说底结构，饶富故事性（narrative），第一、二节近乎诗中人物的内心独白，第三节才写具体的行动，诗中的“他”折了许多只形状不同的纸船，沉湎于童年青年时期底甜蜜记忆，因此他之不愿去听那个响了很久的电话，实乃源自他对于庸俗烦嚣、酬酢不觉的现代生活的心理抗拒与厌倦。这首诗所用到的舞台技巧，只属浅尝辄止，卷二里的“事件”才算是首次正式演出。“事件”刊龙族诗刊第十一期，我这首诗用的是最浅白、最简易的语言，处理的倒是一个并不简单的 episode。这事件涉及两代的纠纷、间距，最除了最后一句有些微象征的意味之外（褐色的睡衣），全诗没有一个“漂

亮”的意象。我不用意象来呈露事件的纠葛，我是用主角的外在行动来映照出事件的内在底蕴的。主角的行动是：从街上回来：父亲诘问，主角开始是不愿置答，先坐下喝茶，过了好一会（父亲提问与儿子回答之间有七行诗的间隔），才淡漠含糊地回应了一声，然后他又再梳头上街，我用这些行动来演出两代的纠葛，并提供纠葛的蛛丝马迹，点出了两代的“冷淡”、“隔膜”，而舞台动作比意象呈现在这首诗中应更能造就戏剧性效果。这种舞台效果的发现，震慑了我，也启迪了我，使我嗣后敢于大胆地运用了电影技巧。〈甲虫与女人〉是一首共分三个场景的剧诗（dramatic poetry），卷二的〈风景〉一诗虽亦借镜第八艺术，表达方式却大相径庭，〈风景〉每一节都是一个个自身具足的意象，它们并置在一起，成了互为投射、互相充盈的“蒙太奇”。卷二的最后一首〈变迁〉，表面看来，形式与〈风景〉颇为类似，其实却不尽相同，第四节：

大合唱突然中止
指挥的手僵住

用的是“冻结动作”（frozen motion）。〈变迁〉一共六节，每节两行，开首五节写的尽是人、事、物的变迁诸象，及至最末一节情节却忽略〈逆转〉：

河水轻轻流动
满山的猿吟依旧

前面所绘就的人、事、物变化与最末一节并无递迁的猿吟与流水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contrast）。我希望做到的是意象在对比、对峙时能造成诗所需要的“强度”（tension）或“张力”。

前述〈风景〉一诗，它曾与〈水乡之外〉联袂以〈近作两首〉为题刊《中外文学》七二年十一月号，余光中学长阅后曾来信表示“〈风景〉手法新颖不俗，不过我总觉得不够率真”，他比较欣赏后者的“自然流露，语言的节奏控制适宜，最末数行写三闾大夫自沉之后，仍‘有一块全白的头巾，如最初的莲台/冉冉升起’，暗示精神之不死，已臻象征的层次。”我觉得我的“屈原情意结”大概就在那时开始酝酿，蓄劲待发的。相隔二千三百多年的孺慕之情，别人固然无法理解，我自己又何尝能够自析？七五年的〈端午〉与七六年的〈再写端午〉都是写给他老人家的。散文方面我也写成了〈致屈原书〉，那显然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就算在《流放是一种伤》里，细心的读者亦不难窥见他清癯消瘦的面容，听见他喑哑沉重的心声。

倒是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载的。〈再写端午〉刊七六年六月五日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原诗最后一节为：

我听见在河的下游

有人
单独地在吹竽

由于手民误植，刊出时“下游”却成了“下流”，就文义而言，“下流”与“下游”意思颇近，唯“下流”之不妥在于它另含歧义，它也蕴有“品行败坏”的指意，而这个歧义，却并非笔者所欲经营者。〈端午〉把“糯米”的“糯”故意写成“懦弱”的“懦”，那是刻意营造，使其意涵弘展，情形自不可相提并论。我常认为现代诗的传统实在可以追溯到楚辞去，如果我的看法正确，那么屈灵均是站在河的上游，而我们是站在河的下游，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承续了。不过无论如何，站在河的下游的我们，诗的表现容或未逮，但我们是不屑也不甘于“下流”的。

而无论〈水乡之外〉抑或端午组诗，我都不是依据屈原死的史实资料来写的，我只是抓住了屈原是投江自尽的这一点，照自己的意思去写，因此我不直写屈原抱石自沉，而把他写成缓步走近海中，我觉得这样比较有逐步递增的悲剧气氛（情调）。在〈再写端午〉诗中，我写一个人吃着粽子，哽在喉间，呼吸急促，抽搐着，“像一串不连串的泡沫”，我是在具体化屈原自溺江中，绝命前的那一刻挣扎。这种近乎篡改史实的企图，为的是活用史实，不泥古于史实。标新立异，受之无愧；故弄玄虚，非吾属为。

卷三里的〈嫁〉，形式（外在形式）最特殊，可能令部分读者“侧目不已”。我在诗中用的技巧倒是有点陈旧的意识流，起联“长睫微微抬起”与末联“长睫轻轻合拢”呼应着两个细微的、不经意的动作，它们之间展佈开来的是一个人物意识流动的心灵世界，上意识与下意识交织互错的世界，就连对性犹疑与恐惧都写进去了。同卷的〈车上〉刊于《创世纪》诗刊第三十八期，我尝试于那首诗中融触觉、视觉、嗅觉等感官经验于一炉。〈六月〉一诗刊《主流》诗刊第七期，第八期《主流》有陈芳明兄的析论，全篇文章，当然无可能在此引录，其间的一项观察：“读完了〈六月〉以后，可以强烈地感觉出他具有一颗蓬勃的灵魂，虽然他身上有伤残，脸上有痍疤，但他并不自惭形秽，特别是最后四行，更是他坚强生命的写照。”我认为最中肯綮。

也许该在此顺便一提的是：〈街道〉是我唯一成于台北旅次的诗。笔下的那条拥挤的街道，“彼此都是看不见彼此的眉宇”、“水样的话语在你我身际流过”的地点是热闹的西门町，我是去那儿买领带，也真是事有凑巧，诗中末节那“几滴不干不净的水”竟是落在我头上的鸟屎！在如此嚣闹喧哗，周围耸着钢筋水泥的人造森林，居然会有鸟自天空掠过，居然还在千万个的人头中拣中了我，实在是冥冥中的定数，因此返回正芬大饭店之后，即兴而成诗。卷末的“压轴作”：〈随手抓来的一把诗〉，压得住还是压不住，我不知道。那是这本诗集里的一个“异数”，

因为它看起来像散文，外在形式像散文，而表现则是诗的。我认为诗实在不必拘泥于每行不超过二十个字那种“格式”，用这种分行法来决定是诗非诗，已蔚为惯例，习焉而不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今日马华诗坛有这么多实际上只是“散文的分行”底伪诗的原故罢。〈随手抓来的一把诗〉共四篇，刊于建国日报“大汉山”副刊时还加上副题“也许是散文”，选入这本集子时，我撷去了最后一篇〈够型的脸〉，因为我肯定那是一篇形式与表现都是散文的作品，不适宜收进这本诗集。

写这篇后记，本来的打算是在自己诗创作的来龙去脉略作交代，写成之后，才发觉自己同时作了一番阐释的功夫，变成是为自己的一些诗下笺注了。为此我再提斧删去一些枝蔓，力求扼要、精省。在缺乏诗的批评与剖析的此时此地，作者的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诗提供一些线索，为求或能有助于诗的鉴赏与了解，如此“自充解任”的作为，大概还不至于毫无建设性的罢。



流 放 是 一 種 傷

天狼星文庫①出版總目④

著 者：溫 任 平
主 編：洪 而 亮
出 版 者：天 狼 星 出 版 社
馬來西亞吡叻州美羅戲院卅一號U
The Sirius Publisher
U-31, Theatre Street, Bidor,
Perak, Malaysia.
印 刷 者：海 王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2段637巷37號
初 版：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定 價：新 臺 幣 45 元，馬 幣 3 元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流放是一種傷

溫任平著・天狼星文庫①

出版總目④

它們拍起摺在我胳膊上的

那個陳舊的包袱的灰塵

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沒一拍地

荒腔走調地，響在

我瘡啞的聲音裏，我周圍鬨笑的人羣裏

然而我還得走我的路，還在唱我底歌

我只是一個獨來獨往的歌者

歌著，流放著，衰老著……

……疲倦，而且受傷著